

张海迪

不沉的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海迪

不沉的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沉的船 / 张海迪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4
(百合文丛)
ISBN 978-7-5399-4057-1

I. ①不… II. ②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5398 号

书 名 不沉的船

著 者 张海迪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文字统筹 陈芳源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57-1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生命礼赞

- 003——蓝色的斑马
- 008——青春,你是一支难忘的歌
- 015——孤独的碎片
- 020——翅膀
- 026——我想跳发球
- 029——独自飞行
- 036——我的左手和右手
- 039——生命的追问
- 043——关于活着
- 046——时间与意志
- 049——风中的树
- 063——1991——灵与肉

情之所至

- 069——美丽的清贫
- 073——我给妈妈画衣裳
- 076——芭蕾仙子
- 080——爸爸,让我们干杯
- 084——我和老奶奶和大黑狗
- 088——父亲是我的大提琴
- 091——我的朋友——瓦尔特
- 104——白色的鸟 蓝色的湖——写给 T. S
- 111——给维克多写信

——不沉的船——

116——望的故事

120——我先生的博客

心灵漫步

125——隔离室与来克亨

127——大灰狼·黑狗皮·红辣椒

133——麻雀喜鹊和山雕

136——湖畔的结构

139——爱情的故事

141——长发飘飘

156——一条叫木木的狗

159——咖啡 沼泽 太阳

161——我是一个古老的传说

167——与大自然共舞

174——病痛的片段

177——十五岁,我渡过一条河

183——不朽的情人

德国笔记

187——雷格尼茨河的随想

191——我的德国邻居

194——河边的中国晚餐

201——在胜利女神雕塑前

204——第一次德语讲座

207——不朽的安妮

209——红茶绿茶黑咖啡

213——灿烂的微笑

216——诗意图居的心灵

222——春天来到维也纳

226——宁静世界里的女神

——目 录 ——

学海拾贝

- 231——那一刻阳光无比灿烂
- 233——我是船,书是帆
- 238——为文学而战
- 242——当星光闪烁时
- 247——失去的乐园
- 250——文学女神
- 252——没有灵感的夜晚
- 254——关于《最后是女人》的电影
- 256——一本蓝色的书
- 262——我的精神之恋

追忆流年

- 269——口哨
- 271——我的花书包
- 273——永远的凝望
- 277——苹果酱,山楂酱
- 281——树高千尺忘不了根
- 288——初一到十五
- 297——钢琴课
- 303——等待跳伞
- 306——死是美丽的
- 310——汉堡包和贴饼子
- 312——我的麻由咪
- 319——梦飞樱花之国
- 323——别了,我的卡尼达大学

蓝色的斑马

那一天，我变成了一只蓝色的斑马。

我曾经那样喜欢斑马，我几乎喜欢所有的动物。

我有一本很厚很大的书——《世界上的动物》。有一次我住医院，爸爸将那本彩色的大画册送给了我。爸爸说翻开这本书你就会走进一个动物园，就能认识各种动物，它们是你的朋友，也是人类的朋友。我喜欢那本书，我每天都要一页页地翻看，书里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动物，我在动物园里从没有见过，比如凶猛的美洲豹、善于奔跑的袋鼠、机智灵敏的金花鼠、整天无精打采的小懒猴……过去我只见过狐狸大象梅花鹿什么的。我和书里的动物成了朋友，一捧起那本画册我就会忘记疼痛，难挨的时光也仿佛过得快了许多。就在那本书里，我认识了斑马，在我翻开的画页上是一片金黄的草原，一群斑马正在轻松而悠闲地踱步，很晃眼的太阳照耀着它们身上黑白分明的条纹。那一页上写着：在非洲肯尼亚辽阔的原野上，生活着成群的斑马，斑马全身长着美丽的花纹……

那时，我很想去看看非洲的原野，看看那里的斑马。

可是自从那一天我变成了一匹斑马，我就再也不愿想起斑马，我甚至忘记了世界上还有斑马……

有一天，我的朋友 G 从国外给我寄来一个邮包，里面是几本德语小说，G 说那都是很好看的小说。我于是翻着厚厚的《德汉词典》和《杜登通用德语词典》开始读 G 认为好看的小说。其中有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叫格里高尔的人，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格里高

可是自从那一天我变成了一匹斑马，我就再也不愿想起斑马，我甚至忘记了世界上还有斑马……

是在不安的睡梦中变成一只大甲虫的，那一页上写着：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

我于是想起了斑马，我想起那一天，我是在十分清醒的状态下变成斑马的，我为自己变成了一只斑马流下了眼泪。我也是躺在床上变成斑马的，与格里高尔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人躺在屋里，静静地，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大甲虫，而我变作斑马时，我的床的四周站满了人，站满了穿白衣、戴白帽、戴白口罩的医生。

我全身赤裸裸地躺在一片洁白之中。

我在很多眼睛的注视下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斑马。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我已懂得了羞耻，而此时我却无法抗拒，无法挣扎。

我竭力垂下睫毛，像睡着一样，我的眼睛不敢看在我周围忙碌的人们，那一会儿我很想哭，很想钻进被子里没命地大声尖叫。可是自从住进医院，我从来没有大声叫过，也没有哭过。医生们总爱对妈妈夸奖我，他们说这个孩子很听话，不管做什么检查治疗都不哭不闹，她跟我们配合得很好。妈妈听着，眼圈就有点儿发红，她就使劲儿搂住我，而那一会儿，我的全身就止不住地颤抖，就像站在大雪天里冻得发抖，我的眼泪也颤悠悠地使劲儿往外涌，我想起那些很疼又很可怕的检查，医生把很粗的针扎进我的脖子后面的骨头缝里，或是扎进腰上的骨头缝里，从里面抽出一管管透明的水。其实当我经受那一切的时候，我总是想哭出来，我很想大声哭出来，可我使劲儿忍着，就是不哭，我怕医生笑我，我怕等在门外的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妈妈听见我哭，她也会哭。我害怕妈妈哭，因为我从未见她哭过，我永远也不想看见妈妈哭的样子……我这样想着，泪水就变成汗珠，从我的鼻子尖儿上，从我的额头上

冒出来，不一会儿，我的头发根儿就湿了。每次做完很疼的检查，我就没有力气，我就闭上眼睛，不想说一句话。我的湿漉漉的头发堆在枕头上，我很想睡着，我忍受那一切时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后来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我总是发现我的枕头上有一块块湿湿的印迹，我想我一定是在梦里哭了。

我常常想不顾一切地大哭大叫，像所有的病孩子一样，他们不但大哭大叫，有的急了还咬医生，或是咬自己的爸爸妈妈。每当看到他们大哭大叫一阵，我的心里就会变得轻松一些，我就想下一次我也这样哭叫。我为什么不哭不叫呢？我想那样哭叫一阵一定比大笑一阵更快乐。我想我一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声尖叫，我要让整个医院走廊里的人都听见我的哭叫。

一位医生微笑着来到我的床边，他摸着我的头顶很亲切的样子。我抬眼望着他温和的笑脸，我的下颌开始微微发颤，我想他又要为我做什么检查了。每次医生都是先摸摸我的头顶，夸奖我是个懂事的孩子，然后就要我好好听话，配合治疗。

我没有猜错。

医生又要给我做检查了。

医生说，这一次我们给你做斑马实验。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定位诊断。

我问，什么是斑马实验呢？

医生说，就是用碘酒在你的全身和四肢画上像斑马一样的条纹，晾干，再用淀粉试剂涂抹，吃一片阿司匹林出汗之后，有些地方的斑纹就会变成蓝色的……

我低下头，不想再听下去，我又想哭，这次不是因为要忍受疼痛，而是我不愿意在人们面前脱光衣服，我想这比疼痛更可怕。

我不……我不做那种实验……我小声嘟哝着，我的脸热烘烘的，一定涨得很红。

后来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我总是发现我的枕头上有一块块湿湿的印迹，我想我一定是在梦里哭了。

你不是想快点治好病吗？医生问我。

我的泪水噼里啪啦滴在雪白的床单上，洇成一些灰色的星星。

你不是很听话吗？医生又说。

我抽泣着，那一会儿我很想大声哭叫，可我忍住了。我点点头，又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孩子。

很多医生来到我的床前，他们有的拿着银色的病历夹，有的拎着一只盛满各种药水瓶的白木箱。浓浓的酒精味儿在我的四周弥散开来。他们围在我的床边，一边翻看病历，一边彼此小声说话，他们说一种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话，我说话时没有那种奇怪的卷舌音。

护士阿姨让我躺下，要我脱掉所有的衣服，脱掉白底蓝杠的病号服。我的双手使劲儿捂在胸前，可我的上衣还是被扯掉了，我又使劲儿拽住裤子的松紧带，我的手却被更多的手用力扯开了。于是我赤裸裸地躺在孤独之中，我的喉咙发紧，耳朵里一片空洞的回响，就像火车鸣着很长的汽笛声。

我想起了那片金色的热带草原，想起了那群美丽的斑马，它们在草地上悠闲地溜达着晒太阳，它们的脚下偶尔飞来活泼蹦跳的小鸟，小斑马就撒着欢跑起来，阳光下黑色和白色的斑纹格外耀眼……

我觉得冰凉的毛刷在我的胸前一道道地刷过，又一道道地划过胳膊，浓烈的碘酒味呛得我睁不开眼睛。终于，最后一道碘酒刷过我的脖子，我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只斑马。

我的头发又湿了。

紧接着我的眼前一阵闪烁的白光，一位拿照相机的医生站在床头柜上，俯身为我拍照。

当这一切结束后，医生们拿起病历夹，拎起白色的木箱出去了，走廊里是一片轻轻的脚步声。

护士阿姨让我起来穿衣服，我看我的全身都是蓝色

的斑马纹，我请求阿姨带我去洗澡。阿姨说碘酒洗不掉，过些天可以慢慢挥发掉。

我不再说话，穿好衣服重新躺下。

泪水顺着我耳边的发丝流下来，我忽然很想大声哭喊，我不想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我不想再忍受这一切，我不愿当一个想哭却不能哭、想叫却不能叫的孩子，我要当一个想哭就使劲儿哭、想叫就使劲儿叫的孩子，我不愿变成一只斑马，我要像别的女孩子一样穿上漂亮的花裙子……

啊——

啊——

啊——

终于，我听见一个女孩子凄厉的尖叫，一声比一声长，一声比一声高。

整个病房都激荡着刺耳的尖叫。

门猛地被打开了，一群护士飞跑到我的床前，她们要我别哭别叫别吵别闹，她们按住我猛撞床栏的脑袋，她们说你要听话，你要安静……

我跟她们对着干。我发疯一样地叫着：

我不听话——

我不安静——

医生来了，握住我冰冷的手，让我靠在他的胸前，他说，孩子，一切都会好的，你最好睡一觉，睡一觉就好了。

我重新躺下。

我累极了。

医生护士走了，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又翻开了那本《世界上的动物》，我轻轻地读着：在非洲肯尼亚辽阔的原野上，生活着成群的斑马，斑马全身长着美丽的斑纹……

我看那群斑马正在追逐游戏，一只蓝色的小斑马正向它们跑去，它的眼角还挂着闪亮的泪珠……

我不愿变成
一只斑马，我要像
别的女孩子一样
穿上漂亮的花裙
子……

青春，你是一支难忘的歌

又是南风吹来，又是麦穗金黄。

每当这个成熟的季节，我的思绪总会禁不住飞出城市的窗口，飘向鲁西北大平原，那是我从少女时代开始生活了十六年的地方。那时在下乡的人流中，我还是一个面色苍白病弱的女孩子，十几年，那里的阳光晒红了我的脸庞，晒红了我的胳膊。那是我生命最鲜活的岁月，是我人生最丰富的岁月。生活已将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播撒在那里了。我常说鲁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

那时在下乡的人流中，我还是一个面色苍白病弱的女孩子，十几年，那里的阳光晒红了我的脸庞，晒红了我的胳膊。

还记得那一年我们搬家去农村的前夕，我始终沉浸在一种不安和小姑娘特有的伤感之中。我和妹妹将随爸爸妈妈一起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这似乎就意味着我们一切都完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倚在窗口悄悄为爸爸妈妈流泪，我曾期待他们不再被批斗，我曾期待喧嚣的生活能够恢复安宁，可是经过漫长的等待，他们却被流放他乡，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我为妹妹流泪，她将离开心爱的学校，她跑了很多地方，恳求了很多人才分到家门口的第三中学，为的是下课的间隙能够回家看看我。可是今后，她再也听不到那所学校熟悉的钟声了。我也为自己难过，我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希望了。人们说我们去的那一带很难找到医生。

我漫无边际地想象着我们将要前往的目的地，过去在小说中读过的那些悲惨的流放者的形象，还有那荒凉广漠的流放地，不时片片断断地闪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安的心又平添了几丝迷惘。就在我们离开城市的那个灰暗的

早晨，爸爸将我抱上绿色卡车的那一刻，我哭得多么绝望啊！但我那时却不知道，那辆绿色的卡车从此改变了我这个城市女孩子的生活。

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新的家，家里的一切都杂乱无序。傍晚，我坐在毛糙糙的床板上，打量从未见过的用高粱秸苫盖的屋顶。爸爸带着妹妹去挑水，妈妈在门外费力地引燃炉子，一股股浓烟在暮色中随风飘散开来，一丝丝一缕缕如同我纷乱的思绪。从城市到农村，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们住进又矮又黑的小土屋，我们突然没有了电灯，突然没有了自来水……我觉得那一会儿，我的心就像一颗从高处扔下的石子儿，掉进黑洞洞的深渊，不知洞有多深，也不知心将落在哪里。

我最难过的是突然离开了城市里的好朋友。那是一群充满热情、纯真快乐的女孩子，她们是妹妹的同学，妹妹的同学个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她们每天早晨来找妹妹上学时，都要在我的床边坐一会儿，有的为了多陪我一会儿，就将自己的早饭包到手绢里带来，坐在我的床边，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讲着昨天今天和未来。放学后，她们又背着书包围坐到我的床前，争着把学校里有趣的事儿讲给我听。那常常是女孩子千篇一律的话题：谁跟谁好啦，谁跟谁不好啦。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幻想，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秘密读书，十四五岁的我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被说成是毒草的《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和平的日子里》、《开不败的花朵》……我们被鼓舞，我们被激动，我们崇敬书中那些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在日记中写下向他们学习的誓言。我们读爱情故事，我们为主人公的命运感慨叹息，却又对爱情似懂非懂。

那一天，我对朋友们说我们今后不能在一起读书了，我宣布了我们去农村的消息，女孩子们的脸上顿时失去了笑容，表情笼罩在沉重的悲切之中，每天都有在我的床边悄悄掉眼泪的，每天都有对我千叮咛万嘱咐的：到了那里

我们被鼓舞，
我们被激动，我们
崇敬书中那些为
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在日记
中写下向他们学
习的誓言。

一定来信啊！我们互相留赠礼物，最多是照片和日记本，朋友们在给我的本子上写下她们由衷的祝愿：

愿你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做一只勇敢的海燕！

希望你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洪流中锤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终于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搬上了卡车，终于我们要握手告别了，我们互相说再见，我们彼此泣不成声。女孩子的泪水，女孩子的悲伤，是世界上最能打动人的。汽车开动的一刹那，女孩子们一片呜咽，如同一支无伴奏合唱队唱起悲怆的乐章，让人心碎，让人哀伤。汽车奔驰着，一只无形的手剪断了我和城市的联系，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远远地拉开了我们与城市的距离。卡车颠簸着，太阳就向西落下去，几百里路在我看来就如同走过了万水千山。

当我独自坐在乡村小土屋的窗口，便禁不住想念朋友，泪水也禁不住流下来。于是，我从这里放飞了一只只信使，让它们飞到朋友手中，倾诉我在新环境里生活的情景。我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对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适应。我放飞信使，更盼望有信使飞来。我在窗口盼啊，盼过很久，在没有信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抛在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岛上，便忍不住深切悲哀。有一天我一下收到了十几封信，我的手在发抖，心在颤抖，手中的信纸也像被风吹得沙沙颤抖的树叶，在内心孤独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友情更宝贵的啊。写信的女孩子们在抽泣，读信的我在抽泣。女孩子们说，自从你走了，我们放学后又来到你的家门口，可那门上贴了封条，我们一伙人在门口哭了很久。于是，我捧着信也哭了很久，我多想再见到朋友

汽车开动的一刹那，女孩子们一片呜咽，如同一支无伴奏合唱队唱起悲怆的乐章，让人心碎，让人哀伤。

们啊！

后来有一天，妹妹推着我到十八里铺看知识青年演节目，那是我们公社的驻地，在路上我们发现了邮电所，我说我们给济南的朋友打个电话吧，我说我想念朋友，妹妹说她也想念同学，于是我们来到邮电所。接线员是个热情的小伙子，听说我们是从城里来落户的，他就很耐心地帮我们接电话。他不断将接线插头塞进面前的总机里，并且不断喂喂地呼叫着济南、济南，这呼叫使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守在一个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上。不知他喊了多久，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和妹妹抢着说，那边的朋友也一个个抢着说，我们流了很多泪水，时间就飞快地过去了。我们恋恋不舍地放下话机，刚擦干泪水，接线员就递给我一页账单，三块八，他说。我和妹妹大吃一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多么大的巨款啊！我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钱，才凑够了电话费，那是我攒了很久想买一条红围巾的钱。虽然不能去买红围巾，但是回到村里我的心情却好多了，这个电话使我有了一种说不清的寄托，我只想等什么时候存了钱，还去十八里铺打电话。

几场南风吹来，小窗后绿色的麦田飞快地泛起了金色的波浪，割麦子的季节到了，那是村里人最忙的几天，姑娘们是割麦子的好手。清晨，她们拿着镰刀，拎着水罐，提着饭篮子到麦地里去，从我的窗前经过，总要亲热地给我打招呼。爱莲、改梅、春青、玉仙、瑞光……她们探进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问我，玲妹妹，你干啥哩，瞧的啥书？有的问，你在屋里憋着闷得慌不？她们说，下了晌俺们就来找你玩儿。歇晌时，她们给我采来地头上好看的花儿，她们将黄色和紫色的花插在褐色的陶罐里，摆在我的窗台上，在蓝天和金色麦田的映衬下，就像一幅美丽的静物画。

晚上，姑娘们喜欢聚拢在我的小土屋里，她们亲昵地挤坐在床边和长凳上，有的掐辫子，有的纳鞋底。改梅说，你这里多好，这罩子灯多亮堂。要是俺家也有这罩子灯，

歇晌时，她们给我采来地头上好看的花儿，她们将黄色和紫色的花插在褐色的陶罐里，摆在我的窗台上，在蓝天和金色麦田的映衬下，就像一幅美丽的静物画。

那一晚上得多干老些活。春青说，你靠住在这里点灯熬油，看这么些书，你也给俺们讲讲这书里到底说了些啥。

我望着摊在桌上的一本厚厚的书，心中涌起无限感慨。同样是女孩子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桌上的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少女，通过艰苦的自学，发明了链霉素，使世界上的肺结核患者获得了新生。而眼前，在这偏远的乡村，却有这样一群女孩子，她们从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们心灵手巧，她们勤劳善良，我真希望能把所有读过的书都讲给她们听，我真希望让她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给她们讲天文讲地理，我告诉她们地球是圆的，我说苏联人和美国人已经有了人造卫星，中国的人造卫星也已经上天了。我给她们拉起手风琴，不会读书的姑娘们却会唱很多好听的歌：《北风吹》、《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谁不说俺家乡好》、《太阳出来照四方》……

割完麦子，村里的姑娘们推着木轮椅带我到地里看她们锄地浇水，歇工时她们在一棵大柳树上拴了个秋千，她们挨个儿坐在秋千上悠荡，风儿将她们的长辫子悠起来，将她们的花布衫鼓起来，将她们欢乐的笑声飘起来。后来她们让我荡秋千，她们说别怕别怕就推着秋千，让我高高地飞起来，我尽情地大笑，尽情地大叫，那一刻，大地、蓝天，整个世界也融入了我们的欢笑里。

我尽情地大笑，尽情地大叫，那一刻，大地、蓝天，整个世界也融入了我们的欢笑里。

夏天的晚上，姑娘们又推我来到村南头的小河旁，河边栽着一排排古老的垂柳，柔软的枝条拖在水里，将河面遮得影影绰绰，神神秘秘。姑娘们下河去洗澡，要我当哨兵，帮她们看着衣裳，瞭望着男人。只听见一阵嘻嘻哈哈，河中心便升起一个个美丽的身影。月亮泛起淡蓝的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姑娘们的身影浮在一片静谧的朦胧之中。我望着她们，就想起古老神话中那些到河里沐浴的仙女，姑娘们是那样纯洁、那样友爱，她们互相搓背、互相洗长发。在我的眼睛里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隐藏在贫穷